

左：翻覆的无垠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aylorstesler1>

右：黑暗的左手 <https://b-ok.cc/book/16697658/5edb56>

<p>逃亡 https://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06</p>	<p>第十四章 逃亡</p>
<p>看来想要避开基金会的眼线，我得另寻他法前往感染区了。我买了钓具、雪鞋、破冰用的工具和补给品，在旁人眼里就是在为冰钓做准备，此外还有一个火炉、一顶多层皮帐篷和一辆可以装下所有这些装备的轻型雪橇。从地方当局那里领了执照、授权书、身份证件等，我跟随一队冰钓爱好者徒步往贝加尔湖畔而去。我肯定引起了便衣们的注意，但他们没有理由怀疑我。我的所有行为都和一个趁寒假来此体验冰钓的游客无异。到湖畔后，我佯称身体不适离开了捕猎队。他们继续北上，我则独自一人直奔东方而去。湖面早在一个月前就冻了个结实。我组装好雪橇，以最快的速度横渡了狭长的湖面。</p>	<p>到达图卢夫镇后，我佯称生病离开了捕猎队。他们继续北上，我则独自一人直奔东北方的塞姆本斯炎斯山麓而去。我花了几天时间了解地形，并把我的几乎全部家当都藏到离图卢夫十二三英里处一个隐蔽的山谷里。随后我循原路回到图卢夫，这一次我进了镇，住进了中转站。我重新购置了雪橇、雪鞋、给养品、一个皮毛睡袋和冬装，似乎是在为捕猎做准备，此外还有一个恰伯炉、一个多层皮帐篷和一辆可以装下所有这些装备的轻型雪橇。现在万事俱备，只等雨水变成降雪、泥泞化为冻土。我在从米什诺里到图卢夫的路上已经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等待不会很长久。到揭姆月阿尔哈德日，我苦苦等候的雪终于下起来了，冰封的严冬到来了。</p>
<p>出发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07</p>	<p>第十五章 去往冰原</p>
<p>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股光线暗淡的温暖圆锥体里。耳旁大风撞在软布上的拍打声告诉他，这是个帐篷，他躺在帐篷里，还活着。关于现实的记忆逐渐回到他的脑中，他想了起来：自己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怀着一种平静的感恩又躺了一会儿之后，泰勒坐了起来。帐篷的正中间，一小锅热汤正在篝火上沸腾着，放出的光和热令人倍感安心。瓦里斯坐在锅边，见泰勒起来了，便将锅递给泰勒。混杂着一点肉香的热气从鼻子一路钻进胃里。泰勒接过锅，感到腹中传来一丝绞痛。他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p>	<p>我醒了，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光线暗淡的温暖圆锥体里。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帐篷，我躺在帐篷里，还活着，已经不在普勒芬农场了，所以我很恍惚，觉得难以置信。现在我终于不再恍惚，而是带上了一种平和的感恩心态。</p>
<p>瓦里斯准备了一架雪橇和充足的补给。按照他的计划，头二百公里，他们要先向北沿着湖岸走，绕过这座狭长湖泊的北角。然后转向西北方，翻越一座山脉进入叶尼塞河流域。这个季节的叶尼塞河应该已经完全冻上了。顺着河道一路往西走一千一百公里，他们就可以离开高原地区，下到西伯利亚平原。自此，他们将在冻土上往西南方前行，路程是一千公里，最后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线，他们可以绕开所有可能处于基金会监视下的居民区。从这个角度来说，瓦里斯的计划是完全可行的。</p>	<p>自此，我们就将在冰原上行进，方向是往东，路程大约是六百英里。到古森湾附近冰原的边缘再次往北延伸，此时我们要走下冰原，往东南方向穿越深缓沼泽，到达卡亥德边境，最后这段路程大约有五十或一百英里，路上应该都是十到二十英尺厚的积雪。</p> <p>走这条路线，自始至终我们都不会经过居住区乃至宜居区。我们不会碰上任何检查员，这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我没有证件，伊斯特拉凡说他的证件再怎么伪造，也无法再令人信服了。总之，即便在不需要证件的情况下我可以</p>

<p>而从其他各个角度来说，这个计划显然都是极度愚蠢的。</p>	<p>扮作格森人蒙混过关，追捕我的那些人是不可能认不出我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特拉凡提议的方法是极为可行的。</p> <p>而从其他的各个角度来说，这个方法显然都是极度愚蠢的。</p>
<p>翻 越 雪 山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08</p>	<p>第十六章 穿越火山</p>
<p>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我们花了一整天爬上了一道岩坡。从山谷那里看，这道岩坡似乎是翻越眼前这座山脉的一条捷径；但是，越往高处，脚下的碎石以及光滑的岩面就越来越多，坡度也越来越大，即便不拉着雪橇我们也爬不上去。今晚我们回到了坡脚下石头密布的冰碛山谷。这是一片荒芜之地，只有大大小小的岩石、石块和泥浆。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此处曾流淌着一条冰河支流；后来冰河消退，留下星球的骨骼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星球的血肉——泥土——则荡然无存，一片光秃秃的光景。在造主撒下尘埃之前，这颗星球或许就是这般模样：冰与岩石混杂的不毛之地，没有一丝生机可言。</p>	<p>昨天我们花了一整天爬上了一道岩坡，今天则要下这道坡。从山谷那里看，这道岩坡似乎是通向冰原的一条捷径，但是，越往高处，脚下的碎石以及光滑的岩面就越来越多，坡度也越来越大，即便不拉着雪橇我们也爬不上去。今晚我们回到了坡脚下石头密布的冰碛山谷。这是一片不毛之地，只有大大小小的岩石、石块和泥浆。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此处流淌着一条冰河支流，后来冰河消退，留下星球的骨骼赤裸裸地暴露在空气中，星球的血肉——泥土——则荡然无存，一片不毛之地的光景。散布在山谷各处的火山气孔喷射出阵阵浓重的黄雾，</p>
<p>吃过中饭之后，我们再次向山坡发起了冲击。运气还是很差。我们继续西行，试图寻找一条翻越山脊的通道，却一无所获。我们都从雪橇上下来，我在前面拉，他在后面推。为了应付突然增强的体力消耗，他摘掉口罩大口地呼吸着冰点以下的空气，这无疑对他的肺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我时常能听到他的咳嗽声。</p> <p>.....</p> <p>这两天工夫都算是白费了，我们手足并用，爬上一座座陡峭的岩壁和冰岩，却总有无法攀爬的光滑冰面或是陡崖拦截在眼前。奋战一天却颗粒无收，他显得筋疲力尽、怒气冲冲，不过最终也没有开口抱怨，只是安静地坐在帐篷的角落里，沉默地思考，沉默地睡去。是不想在陌生人面前示弱，还是单纯的性格使然？也许他依然对我有所防备。</p>	<p>运气还是很差，我们必须继续西行，一整天都暮气沉沉的。我们呼吸时都觉得很疼，不是因为寒冷（因为刮西风的缘故，即便是夜间，气温也在零度以上），而是因为吸入了火山灰和烟气。这两天工夫都算是白费了，我们手足并用，爬上一座座陡峭的岩壁和冰岩，却总有无法攀爬的光滑冰面或是陡崖拦截在眼前。我们只好继续努力，却一再地受挫。艾被弄得筋疲力尽、怒气冲冲。他似乎要哭了，不过最终也没有哭出来</p>
<p>连日不绝的风雪严重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我没法很好地选择路径。他想要挑战每一处有可能通向山脊的上坡，不管坡度有多大。对我的谨小慎微，他显得很不耐烦。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p>	<p>火山喷发产生的烟雾严重阻挡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法很好地选择路径。艾想要挑战每一处有可能通向冰原的上坡，不管坡度有多大。对我的谨小慎微，他显得很不耐烦。我们都必须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p>
<p>他是对的。离昨晚的营地仅仅几百米的地方，就</p>	<p>今早我们一出发就发现，离昨晚的营地仅仅几</p>

<p>有一条直达山脊的路。那是一条弯曲的宽阔大路，沿着布满了碎石和裂缝的冰河蜿蜒而上，绕过层层冰岩峭壁，直至消失在山脊的另一侧。我们顺着大路往上走，宛如漫步于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穹顶之下。我们终于登上了山峰，再次向着西方行进了。</p>	<p>百码的地方，就有一条直达冰原的路，这是一条弯曲的宽阔大路，铺满了火山渣，从布满了碎石和裂缝的冰河蜿蜒而出，穿越处处冰岩峭壁，直达冰原。我们顺着大路往上走，宛如沿着希斯大堤漫步。我们终于登上了冰原，终于又向着东方，向着故土的方向行进了。</p>
<p>冰面上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09</p>	<p>第十五章 去往冰原</p>
<p>黑暗之中，泰勒醒了过来。帐篷内一片漆黑，耳边只有帐篷外呼呼的风声。泰勒伸手拧了拧火炉上的一个旋钮，让微弱的火光照亮了帐篷。他坐起来，打了个哈欠，用手指把乱糟糟的头发往后梳了梳。瓦里斯就躺在不远处，手脚摊开躺在睡袋上，睡得很熟。他身上只穿了条长裤，肯定很热。他那张布满毛发的脸庞暴露在光亮下，一览无余。有人说人在睡梦中会卸下防备，露出自己本来的面目。看着瓦里斯熟睡时的面庞，泰勒感到一丝违和。瓦里斯的脸看上去不过三十岁，胡子下露出的皮肤光滑圆润，显示出其充足的皮下脂肪。他的脸颊因为酗酒而微微发红，这在俄罗斯男性中很常见。</p>	<p>我醒了，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光线暗淡的温暖圆锥体里。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帐篷，我躺在帐篷里，还活着，已经不在普勒芬农场了，所以我很恍惚，觉得难以置信。现在我终于不再恍惚，而是带上了一种平和的感恩心态。我坐起来，打了个哈欠，用手指把乱糟糟的头发往后梳了梳。我看着离我几码远处的伊斯特拉凡，他手脚摊开躺在睡袋上，睡得很熟。他身上只穿了条马裤，他肯定很热。他那张诡异的黝黑脸庞暴露在光亮下，一览无余。人熟睡时都会显得有点蠢，伊斯特拉凡也不例外：那张五官鲜明的圆脸，表情放松、漠然，上嘴唇和浓眉上都有细小的汗珠。我想起了埃尔亨朗的游行庆典，他站在检阅台上，锦衣华服，在阳光照射下大汗淋漓。而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毫无防备，在阴冷的光线下半裸着身子。第</p>
<p>再出发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12</p>	<p>第十八章 穿越冰原</p>
<p>泰勒听到雪花打在一个倾斜平面上发出的细微声响，那是他背后帐篷的外壁。帐篷里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火炉的光亮已经降到了最低，它如今仅仅是一个散热的球体、一颗温暖的 心脏。他能够觉察到睡袋的挤迫感和微微的潮意、雪花落下的声音、不远处瓦里斯那几乎无法听到的呼吸声，此外就是黑暗，别无其他。此刻，两个人处在万物的中央，在庇护所里安歇。外头是一如既往的茫茫黑暗、严寒和死亡的孤寂。身处漆黑幽静的房间，关于往昔的幻觉从泰勒脑海里一闪而过。</p>	<p>有时候，身处漆黑幽静的房间，入睡之时会有关于往昔的幻觉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样的幻觉强烈而弥足珍贵。我的脸冲着上方斜斜的帐篷壁，这是通过耳朵而不是眼睛判断出来的：我能够听到雪花打在一个倾斜平面上发出的细微声响。帐篷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恰伯炉的光亮已经被掐断，它如今仅仅是一个散热的球体、一颗温暖的心脏。我能够觉察到睡袋的挤迫感和微微的潮意、雪花落下的声音、睡梦中的伊斯特拉凡那几乎无法听到的呼吸声，此外就是黑暗，别无其他。我们两个人处在万物的中央，在庇护所里安歇。外头是一如既往的茫茫黑暗、严寒和死亡的孤寂。</p>
<p>这次，瓦里斯没有马上回答。两人并排沉默地站着。天上的雨云慢慢变得稀薄，最后四散开来。寒冷的北风将雨云完全驱散，阳光骤然出现，天空变得明亮炫目，远方山脊的顶峰一览无余，岩</p>	<p>第十五章 去往冰原 我们快要走出山口的时候，天上的雨云也慢慢变得稀薄，最后四散开来。寒冷的北风将雨云完全驱散，阳光骤然出现，天空变得明亮炫目，</p>

<p>石同积雪、黑色与白色交相辉映，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也是在这阵强风的作用之下，在他们眼前几百米的下方，曲折盘旋的河谷赫然显露，河谷里冰块、岩石密布，晨曦在绵延数千公里的冰面上反射出金色蓝色的绚丽光芒。再举目越过那条冰河，他们看到了雪原，西伯利亚雪原。雪原一望无际，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向着北方无限延伸。白色，苍茫一片的白色，人的目光无法停驻。冬季清晨的斜阳将两个修长的影子投在这一片白色之上，将他们的身形映衬得格外的渺小。四野寂静无声。</p>	<p>两边山脊的顶峰一览无余，岩石同积雪、黑色与白色交相辉映，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也是在这阵强风的作用之下，在我们眼前几百英尺下方，曲折盘旋的峡谷赫然显露，山谷里冰块、岩石密布，一堵高大的冰墙从中横穿而过。再举目越过那道冰墙，我们看到了冰原，戈布林冰原。冰原一望无际，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向着北方无限延伸。白色，苍茫一片的白色，人的目光无法停驻。</p>
<p>大兽与造主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13</p>	<p>第十八章 穿越冰原</p>
<p>仅仅只是在雪橇上坐一天，泰勒就已经感到筋疲力尽了。搭帐篷、把各种东西安全地收好、拍掉粘在外套上的雪，诸如此类的事情都逐渐开始让他感到厌烦。有时候似乎没必要劳神去做这些。已经这么晚了，气温这么低，人又这么疲惫，不如就钻进睡袋躲在雪橇的背风处来得省事，不用去搭什么帐篷。泰勒到现在都还记得，好些夜晚，他的这种念头是多么强烈；而当他的同伴坚持哪件事情都不能落，都不能偷工减料，要做得井井有条时，他对他的这种教条和专横产生了多么强烈的怨恨。在这样的时候，他会痛恨瓦里斯，这种恨意直接来自他内心最阴暗的那个角落。他痛恨瓦里斯用生存的名义向他发出这些苛刻、烦琐而又顽固的命令。一切就绪之后，他们钻进帐篷，几乎马上就能感受到火炉散发出的热量，那种暖意包裹着他们，保护着他们。他们周围充盈着一种奇妙的东西：温暖。死亡与严寒都被驱走了，被赶到了帐篷外头。</p> <p>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疲倦，更麻烦地是心灵的疲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瓦里斯会在晚饭后把炉子的热力拧小，把火光调暗，一边低声吟诵一小段祷文，用一种泰勒听不懂的语言。</p>	<p>搭帐篷、把各种东西安全地收好、拍掉粘在外套上的雪，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很让人厌烦。有时候似乎没必要劳神去做这些。已经这么晚了，气温这么低，人又这么疲惫，不如就钻进睡袋躲在雪橇的背风处来得省事，不用去搭什么帐篷。我现在都还记得，好些夜晚，我的这种念头是多么强烈；当我的同伴坚持哪件事情都不能落，而且都不能偷工减料，要做得井井有条时，我又对他的这种教条和专横产生了多么强烈的怨恨。在这样的时候，我会痛恨他，这种恨意直接来自我灵魂深处的那个死神。我痛恨他用生存的名义向我发出这些苛刻、烦琐而又顽固的命令。一切就绪之后，我们钻进帐篷，几乎马上就能感受到恰伯炉散发出的热量，那种暖意包裹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周围充盈着一种奇妙的东西：温暖。死亡与严寒都被驱走了，被赶到了帐篷外头。</p> <p>.....</p> <p>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伊斯特拉凡会在晚饭后一个时辰之内就把炉子的热力拧小，把火光关掉，一边低声吟诵一小段优美的祷文。这是我听到过的唯一一段韩达拉教祷词</p>
<p>村庄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14</p>	<p>第十八章 穿越冰原</p>
<p>怒号的狂风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响，除非把脑袋凑一块儿冲对方大声叫嚷，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交谈——接过本子看了看。瓦里斯的计算复杂而严谨，结论倒是一目了然：明天，他们必须离开此处，不然他们旅程的最后两百公里就要在空着肚子的状态下度过了，在这片不毛之地上。</p>	<p>仇恨也被挡在了帐篷外头。我们吃呀喝呀，吃完后又开始聊天。极度寒冷的时候，保暖性能极佳的帐篷也无法将寒意完全挡住，我们只好裹着睡袋，尽量地靠近炉子。帐篷的内壁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一打开阔式门，就会涌入一股寒冷的气流。气流会马上凝结，帐篷里便会扬起一股旋风般的雪雾。逢有风雪的时候，虽然帐篷的</p>

二人沉默地吃过了早饭，将每一粒残渣都恭敬地塞进嘴里。他们现在每天的食物定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希望不致因为时间的延迟而断粮。在给雪橇犬们喂了一点在炉火旁半解冻的生鱼肉之后，瓦里斯再次检查了一遍身上的装备。深吸一口气，他打开的帐篷的出口。一打开阀门，一股寒冷的气流立刻涌了进来。气流马上凝结，帐篷里扬起一股旋风般的雪雾。他顶着风钻出了帐篷，泰勒紧随其后。

走出帐篷，他们步入了一片虚无当中。雪橇和帐篷还在原地，泰勒和瓦里斯并肩而立，但是地面上没有他们的影子。天地间混沌一片。他们在松脆的雪地上走过，因为没有阴影的反衬，脚印也无从得见。他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天地间只剩了雪橇、帐篷、他，还有他，没有太阳、没有天空、没有地平线，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只有一片灰白色的虚无，他们似乎就悬在这片虚无当中。这种幻觉非常强烈，泰勒的身体几乎都无法保持平衡。他的内耳已经习惯于借助双眼所见来确定站立的方式。现在，内耳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他也形同瞎子一般。往雪橇上装东西倒还没有问题，但是驾驶雪橇时，前方没有东西可看，视线无处可落，最初是感觉别扭，之后就觉得无法忍受了。

无需缰绳，狗拉雪橇只要一个口令就能轻松操作；但此刻，这一昔日的便利却成了巨大的不便。无论泰勒吼得多么大声，甚至是撕心裂肺，声音也不可能冲破层层狂风、传进雪橇犬们的耳朵里。泰勒只能任由雪橇犬们拉着自己向着西方前进，并不时地踩一脚刹车。在这毫无阻碍的茫茫雪原上，泰勒每次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把速度提高到正常状态。每一处细微的差异都会带来很大的震撼——仿佛爬楼梯时，突然出现一级本以为没有的台阶，或者突然发现本以为有的台阶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他无法预先看到这样的差异：没有阴影，这些差异也就无从得见。他是个睁眼瞎。很快，过度的紧张与疲劳让泰勒汗流不止、浑身发抖。就在他运用自己全部的意志抵抗风雪时，一个让他不寒而栗的念头突然闯进了他的脑海。他一脚踩住了刹车。雪橇停了下来，他回头望了望。

回家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rough-the-wilderness-16>

通风口已经有了精心的保护措施，还是有针一般的冷空气灌进来，空气中便充满了尘埃一般的细小雪粒。这样的夜晚，怒号的狂风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响，我们无法进行正常的交谈，只能把脑袋凑一块儿冲对方大声叫嚷。其他一些夜晚则是一片寂静，你会觉得，只有在星球开始形成之前或者万物俱已毁灭之后才能有这样的死寂。

我们走出帐篷，步入这片虚无当中。雪橇和帐篷还在原地，伊斯特拉凡和我并肩而立，但是地面上没有我们的影子。天地间混沌一片。我们在松脆的雪地上走过，因为没有阴影的反衬，脚印也无从得见。我们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天地间只剩了雪橇、帐篷、他，还有我，没有太阳、没有天空、没有地平线，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只有一片灰白色的虚无，我们似乎就悬在这片虚无当中。这种幻觉非常强烈，我的身体几乎都无法保持平衡。我的内耳已经习惯于借助双眼所见来确定站立的方式。现在，内耳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我也形同瞎子一般。往雪橇上装东西倒还没有问题，但是拉雪橇时，前方没有东西可看，视线无处可落，最初是感觉别扭，之后就觉得无法忍受了。我们踩着滑雪板，沿着陈年积雪的毫无波纹的光滑表面——非常踏实的地面——往下滑了五六千英尺。这样的滑行本应让我们感觉良好。可我们却不时地放慢步伐，在这毫无阻碍的茫茫冰原上一路摸索，每次都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说服自己把速度提高到正常状态。冰面每一处细微的差异都会带来很大的震动——仿佛爬楼梯时，突然出现一级本以为没有的台阶，或者突然发现本以为有的台阶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无法预先看到这样的差异：没有阴影，这些差异也就无从得见。我们两个睁眼瞎在往前滑行。日复一日，情形都是如此。我们开始缩短每天的行程，因为每天到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便因过度紧张疲劳而汗流不止、浑身发抖。我开始盼望下雪、盼望风暴，随便什么都行。可是日复一日，早晨我们走出帐篷，步入的都是一片虚无，都是一片白化天，伊斯特拉凡称之为“无影天”。

第十九章 回家

今早出发时，我们舍弃了雪橇，把东西装到了背包里：帐篷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还有几包其他的零碎东西。粮食我俩均分了一下，这样下来两人的负重都不到十五公斤。我还背火炉，那也还是不到二十公斤。这就是我们仅剩的物资了。现在，想要继续前行，我们只需要穿上滑雪板，让雪橇犬们直接拉我们就行了。离开前，他回头看了雪橇一眼。现在它形同一小堆废物，躺在茫茫的雪原上的几个不起眼的雪堆之间。“它干得不错。”他说，“我会怀念它的。”

那天中午，在我们整个旅程的第三十九天，我们终于走出了西伯利亚荒原。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条铁路。沿着那条铁路继续向西，今天我们又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天黑才歇脚。空气非常冷冽，不过很清新、很静谧。雪面也异常平整，非常适于滑行。晚上搭好帐篷躺下之后，一想到随时会有人从距离我们两百米而不是两百公里外的地方经过，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们也没什么工夫多想，用过饭后便安寝了。

今天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压缩饼干、最后几百克的脱水米粥，只剩了每人一公斤面包和一共三公斤的糖。我发现自己没法很好地描述最近几天的路途，因为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不同于以往，这种模糊与时间无关。虽然饥饿能够使感觉更敏锐，但如果再加上极度的疲劳，那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我感到腹部传来微微的绞痛，但是那种痛苦的感觉却已经淡忘了。事实上正相反，我一直都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获得了解放、超越了某种东西的欣喜，还有就是昏昏欲睡。不知道他怎么样。这两天我们几乎没怎么交流。

我们走进了一座小村子里。与之前那座不同，这是一座属于普通人类的普通村子。今天是我们旅程的第四十一天。我们花的时间比我的计划多了五天。我精确地估算了我们的食物配给：最多能撑三十七天。我们一共走了三千两百公里——前期是根据雪橇上的码表的显示，最后几天则是依据我的估算。那四十一天里，我们行走的全

接下来的那一天，我们舍弃了雪橇，把东西装到了背包里：帐篷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还有几包其他的零碎东西，粮食我俩均分了一下，这样下来两人的负重都不到二十五磅。我还背着恰伯炉，那也还是不到三十磅。终于摆脱了那个雪橇，不用再没完没了地拉呀、推呀、拖呀、撬呀的了，真是再好不过了。继续前行的时候，我跟伊斯特拉凡讲了这个想法。他回头看了雪橇一眼，现在它形同一小堆废物，躺在茫茫的冰面和浅红色的岩石之间。“它干得不错。”他说。他对无生命的事物也有着同样的忠诚，如我们正在使用以及已经用过的那些坚固、牢靠、值得信赖的事物。他怀念雪橇。

那天晚上，也就是我们整个旅程的第七十五天、登上冰原的第五十一天，阿内尔月哈尔哈哈德日，我们终于走下戈布林冰原，到达了古森湾冰海。今天我们又走了很远的路，一直到天黑才歇脚。空气非常冷冽，不过很清新、很静谧。我们不用再拉雪橇，冰面也异常平整，非常适于滑行。晚上搭好帐篷躺下之后，想着我们身下的冰层不再是厚达一英里，而是只有几英尺，再下方就是咸水，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们也没什么工夫多想，用过饭后便安寝了。

那天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奥西、最后几盎司的卡迪克芽，只剩了每人两磅积芪密芪和一共六磅的糖。我发现自己没法很好地描述路途的最后几天，因为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虽然饥饿能够使感觉更敏锐，但如果加上极度的疲劳，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我想，当时我所有的感觉都已经极度麻木了。我只记得自己因为饥饿有过腹部绞痛，但是那种痛苦的感觉却已经淡忘了。事实上正相反，我一直都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获得了解放、超越了某种东西的欣喜，还有就是昏昏欲睡。第十二天，也就是阿内尔月珀斯瑟日，我们抵达陆地。爬上一片冰封的海滩之后，我们登上了古森湾岩石嶙峋、积雪遍布的荒凉海岸。

今天是阿内尔月奥德索尔德尼日，我们旅程的第八十一天。我们花的时间比伊斯特拉凡的计划多了十一天。他精确地估算了我们的食物配给：最多能撑七十八天。我们一共走了八百四十英里——前期是根据雪橇里程计的显示，最后几天则是依据我们的估算。这八百四十英里中许多都是在绕路。如果前进的路程真的有八

是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眼前唯有岩石、冰雪和天空，耳边是一片寂静，除了彼此之外，再没见过其他人。我们走进一间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的大房间，屋里摆满了美味佳肴，挤满了人，香气四溢，人声鼎沸。我抓住了他的肩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一双双陌生的眼睛转向我们。或许已经忘了这世上还有别的相貌异于他的活人，我不由得惊恐万分。

事实上，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拥挤的陌生人群其实也就是七八个人而已。他们肯定也跟我一样吓了一跳。仲冬时节，没有人会从东方到这里来。房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紧盯着这两个不速之客。

他先张口了，声音几不可闻：“我们恳请贵地收留我们。”

那几个人像炸了锅一般，开始相互交谈，屋里一片嗡嗡声，有人表示困惑，有人表示恐慌，有人表示欢迎。

“我们是穿过西伯利亚到这里来的。”

这下屋里更是喧闹了，他们围住我们，争先恐后地问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以照应一下我的朋友吗？”

我也想要说这话，但是他却先说了出来。有人过来帮我坐下。他们端来食物，他们照应我们，接纳了我们，欢迎我们安然回家。这片穷乡僻壤上这些村民愚昧、喧哗、热情、无知，他们的慷慨好客为我们此趟艰难旅程画上了非常体面的句号。他们张开双手，慷慨给予，没有配额限制，也不斤斤计较。

今晚，我几天以来第一次终于可以真正睡着了。

……

我点了点头。这些靠捕猎为生的村民可谓是在生活在边缘之边缘，这片勉强可以居住的陆地对于人类的考验可谓到了极限。对他们而言，诚实的为人如同热量一般不可或缺。他们必须彼此坦诚相待，欺骗的代价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他是个聪明人，当然清楚这一点。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百英里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法走完的。后来我们拿到了一张好的地图，估算出普勒芬农场到这个村庄的距离不会超过七百三十英里。那八十一英里，我们行走的全是没有 人烟的蛮荒之地，眼前唯有岩石、冰雪和天空，耳边是一片寂静，除了彼此之外，再没见过其他人。

我们走进一间热气腾腾、灯火通明的大房间，屋里摆满了美味佳肴，挤满了人，香气四溢，人声鼎沸。我抓住伊斯特拉凡的肩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一双双陌生的眼睛转向我们。我已经忘了这世上还有别的相貌异于伊斯特拉凡的活人，不由得惊恐万分。

事实上，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拥挤的陌生人群其实也就是七八个人而已。他们肯定也跟我一样吓了一跳。仲冬时节，没有人会从北方到库尔库拉斯特领地来。房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紧盯着这两个不速之客。

伊斯特拉凡先张口了，声音几不可闻：“我们恳请贵领地收容我们。”

那几个人像炸了锅一般，开始相互交谈，屋里一片嗡嗡声，有人表示困惑，有人表示恐慌，有人表示欢迎。

“我们是穿过戈布林冰原到这里来的。”

这下屋里更是喧闹了，他们围住我们，争先恐后地问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可以照应一下我的朋友吗？”我也想要说这话，但是伊斯特拉凡却先说了出来。

有人过来帮我坐下。他们端来食物，他们照应我们，接纳了我们，欢迎我们安然回家。

这片穷乡僻壤上这些村民愚昧、喧哗、热情、无知，他们的慷慨好客为我们此趟艰难旅程画上了非常体面的句号。他们张开双手，慷慨给予，没有配额限制，也不斤斤计较。伊斯特拉凡也同样泰然自若地接受他们的给予，似乎大家都是领主抑或都是乞丐，这正是一个人回归到同胞中间时的应有之义。

这些靠打鱼为生的村民可谓是在生活在边缘之边缘，这片勉强可以居住的陆地对于人类的考验

可谓到了极限。对他们而言，诚实的为人如同食物一般不可或缺。他们必须彼此坦诚相待，欺骗的代价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伊斯特拉凡深谙此道。一两天之后，村民们登门询问我们为什么要在寒冬穿越戈布林冰原，每个人都是小心

	翼翼、拐弯抹角，显然希 弗格雷瑟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根深蒂固的。伊斯特拉凡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不该选择沉默，但是对我来说，沉默比谎言要好。”